

中国戏剧出版社

少年徐霞客

陈复观电视剧剧作选（上）

少年徐霞客

小警察传奇

刘天华

希望

双重国籍的女人

冰心





陈复观，苏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无锡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原江阴市文化馆副馆长，政协江阴市委教文委常委副主任。

数十年来，他从事文学、戏剧业余创作。先后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上官云珠》、《乐神刘天华》和中篇小说集《倒塌的香房》等。并在省级以上刊物先后发表电视连续剧、大型戏曲、小说、散文、故事等作品，字数在一百六十万字以上。

他的长篇纪实文学《上官云珠》，由福建电视台合作改编成十二集电视连续剧正在筹拍中。本集中的《少年徐霞客》，已由中央电视台认定为筹拍剧本……



本书作者与著名作家冰心合影

目 录

警察传奇	(1)
少年徐霞客(与唐汉章、洪开合作)	(88)
希望	(158)
刘天华	(233)
双重国籍的女人	(300)
后记	(426)

小警察传奇

大门口。

一位中年女人的背影，她拖着沉重的步履，缓缓向大门走去。

传来一声惊呼：“妈妈——”

中年女人叫余茹，她闻声惊回首。她面容憔悴，混沌的眼睛突然一亮：“小宽！”

少年小宽身穿“少年警校”标志的夏装，奔至余茹跟前蓦然止步。他腰间佩带钥匙圈上的小水果刀晃荡着。

余茹强笑了一下，央求着：“小宽，再叫我一声妈……”

小宽满脸泪珠，强忍痛惜：“刚才一声妈，已经是……最后一次！”

余茹泪流满面，痛楚万分：“我……是个坏妈妈……”

小宽一咬牙，右手往腰间一摸，拔出那把铮亮的小水果刀。

余茹见状，先是一怔，接着平静下来，闭上眼睛。

小宽激情奔涌：“我是你的亲生儿子……我特地来偿还你赐给我的血！”

水果刀猛地一闪。

血流如注。

小宽双手捧住大腿伤口，强忍痛楚：“你已不再是我妈妈了！”

鲜血流淌着……

鲜血化为片名：《小警察传奇》

上集

摄像机镜头推向画面。

镜头里出现“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牌”

倒计时牌占满画面：

公元 1996 年 7 月 10 日

离香港回归祖国尚有——

355 天

扬子影剧院门口。

扛一架“m800”小型摄像机的是一位头顶“小警察电视台”白鸭舌帽的十四五岁的女学生，她叫路洋。她把摄像机镜头瞄向“扬子影剧院”门口那幅电影《林则徐》的宣传画。

摄像机占满画面。

摄像机机身上，“小警察电视台”、“双白钢铁公司赠”字样的特写。

《林则徐》宣传画推向画面。

蝉声鸣叫。

路洋用手臂抹了一下脸上的汗珠。她把摄像机放于足下，便从小背包里取出一罐饮料，打开盖儿，喝了起来。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忙喊了声“钱进——”。电影院门前石阶上，一个穿警校标志服装的少年正在那儿打盹。他手中握着采访话筒在说梦话：“呵……我飘起来啦……”

路洋嘟着嘴儿走近那少年，喊着：“钱进！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打瞌睡！”

钱进打了个呵欠，没精打采地瞧了路洋一眼，“电影还没散场呢……”

路洋瞪了钱进一眼：“哼！一点儿‘警纪’也没有了！忘了？上‘少年警校’培训时，关教官不是说了，‘少年警察’也要学济南交警！我们的小宽也给我们下了‘警令’，行动要象警察叔叔！起来！上岗！”

钱进又打了个呵欠，手一挥：“得了！电视台的钱记者培训我们‘小警察’记者时，不是说记者是文化人，要有浪漫主义色彩……”

“立正！”突然传来一声号令。小宽身穿少年警察标志的夏装，手执话筒出现在眼前，他俨如“司令官”，发着命令：“路洋！你们第二采访组的位置在西边！快！各就各位！电影马上散场了！”

路洋来个立正，“是！台长！不！警察队长！”她用嘴暗示坐在石阶上懒洋洋的钱进。

“钱进！”小宽拧住钱进耳朵，不满地：“长了耳朵，出气的？快，到岗位上去！”

钱进懒洋洋地：“是……台长……不！警察队长……”

电影院门内走出肩扛“m800”小摄像机的笑静同学，她招呼：“小宽台长，电影散场了！”

电影院大门敞开，观众如潮而出。

小宽转身奔向电影院东侧门口。

人群中，穿警服的青年刑侦科长关成和长得很清秀的青年女教师徐玲在谈着什么。电视台青年记者钱斌挤到他俩面前，话带酸味：“哟！好亲热呀！”

关成一笑：“老同学，干吗这么酸溜溜的？我和徐玲在谈工作！”他对徐玲说了声：“有情况再联系。”便一招手走了。

钱斌热情地：“徐玲，关成走了。咱俩上舞厅去！”

徐玲摇了摇头：“不去，我们学校小警察电视台今天首次走向社会采访实践，我不能离开他们。”

钱斌有点扫兴：“你呀，怎么出这种政治点子？说实话，小朋友搞电视台什么的，还不是闹着玩的……”

徐玲脸儿一板，反驳道：“钱斌，你这是什么话！还是电视台专业记者呢！说出来的话还不如小宽同学！香港回归祖国还有 355 天，小宽他主动提出来，小警察电视台应该走向社会采访。我完全支持！”

钱斌不服气地：“小宽？那个小台长？人倒是挺机灵的，大人味儿太浓了！都是你宠的。”

徐玲胸有成竹：“这一代人哪，可不能小看他们。他们有思想，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活动能力，引导得好……”

钱斌没心思听下去，他叹了口气，“好，算你是省里派下来的教师，教育方法特殊……”他忽见穿一身黑装的大龄姑娘从他身边走过，忙招呼：“黑莎小姐！”说着忙赶上前去。

黑莎一回头，俊俏的脸儿飞一笑容：“嗯哼……”

钱斌定眼一看，黑莎身旁站着一个个儿不高却很精悍的穿警服的中年人钱文。

钱斌吃了一惊：“爸爸——”

电影院的东侧。

小宽截住一位戴黑眼镜的高个儿汉子：“先生，我们‘小警察电视台’向你采访，请您谈谈观看电影《林则徐》以后，有什么感想？”说着，递上话筒。

黑眼镜汉子用手推开话筒，不耐烦地：“别烦我！”说着匆匆而走。

小宽瞪了他一眼，嘀咕道：“没长头脑！”

笑静补了一句：“白痴！”

在电影院的西边。

钱进把话筒伸向一位姑娘：“小姐……啊？阿坦姐姐！”

路洋的摄像机画面里，阿坦的手臂正挽着一白净的微胖的中年男子。路洋一怔，忙把双眼转向中年男子，不悦地：“爸爸……她是什么人？”

钱进插话：“她是我姐姐，叫阿坦！在舞厅当歌手！”

路洋没好气地冲着钱进：“谁问你呀！”转脸对这位在“双白钢铁公司”任总经理的爸爸白惠说了声：“爸，你像什么呀！”转身就气冲冲走了。

钱进乘机在阿坦耳边悄悄央求：“姐，再给我一丁点儿？啊？”

阿坦对钱进白了一眼：“讨厌！白总经理，我们走！”

白惠呆愣愣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

电影院东侧。

老干部肖志海正手持话筒，激动地说着：“林则徐禁鸦片，‘禁’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酿成了‘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历史悲剧……如今，我们伟大祖国强大无比，失去的香港宝地，很快就要回归祖国，我高兴哪！”

小宽兴奋地：“老爷爷，你说得太好了！请问老爷爷贵姓？在什么单位工作？”

一旁，市长黄成伟插话：“这位老爷爷大名叫肖志海，是我们新江市市委的老书记！”

小宽行了个礼：“向肖爷爷致敬！”

黄成伟：“呵！好一个小警察！肖爷爷是‘退’而不‘休’！现在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还在干着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呢！我说小警察记者，你们还真有点能耐呀！小记者比大记者还机动灵活！”

小宽向黄成伟也敬了个礼：“叔叔，我们刚走向社会，您别先表扬，也给我们提点意见。”

黄成伟一笑：“那好！我现在就反过来向小记者采访提问。怎么样？”

小宽一愣，迅速回答：“行！谁怕谁呀！”

黄成伟大笑起来：“好！请问小记者，再过三百五十五天，香港就要回归祖国怀抱了。请你说说，如果香港回归祖国后，你们这一代的孩子，该肩负什么责任呀？”

小宽被这一问，问傻了眼，他支支吾吾地说着：“责任？……开庆祝会？……”

黄成伟笑着：“还要往深处想！我的小警官！”

小宽苦苦思索：“往深处想……”

二

昏黄的灯光下，百乐门舞厅，舞客们正随着歌声旋律起舞。歌台上，阿坦正情意绵绵地唱着歌：

真的好想你，
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追月的彩云哟也知道我的心，
默默地为我送温馨……
真的好想你，
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天上的星星哟也了解我的心，
我心中只有你……
千山万水
怎么能阻隔……

舞池里，钱斌和黑莎正在跳舞，他的交谊舞跳得很规范。

钱斌话儿柔情：“黑莎小姐，你怎么不上台演唱？”

黑莎话儿凄然：“经理不让唱么……”

钱斌有点不平：“怎么？欺侮你这外来妹子？”

黑莎以一笑作答。

钱斌讨好地说道：“嗯……我知道台上那位坦胸小姐，背后有‘双白钢铁公司’大老板白惠捧着……不怕，我老爸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我跟他一说……”

黑莎在钱斌脸上吻了一下，“算了，你爸把我介绍到舞厅工作，我怎么好意思老麻烦他，经理要我干领班，这活儿也蛮好么……”

舞厅小包厢里。白惠正吩咐舞厅身穿红装的年轻女经理阿招：“我出三千块，请阿坦小姐再唱首歌！”

阿招奉承地：“白总真是豪爽之人！您捧阿坦的场，也是捧我阿招的场，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说着坐到白惠身旁，“白总，

我……”

白惠在阿招不漂亮的脸蛋上摸了一下，“你这身红装真耀眼睛。”

阿招忸怩地：“是吗？我喜欢红的……白总，想叫阿坦唱什么歌儿？”

白惠随意地：“随她的意嘛。”

三

“不能再随他意了！”白豪——双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他把手中的财务报表往桌上一摔，气呼呼地走到吊扇下吹风。

屋顶吊扇叶片飞转的特写。

坐在沙发上发呆的财务科长颖芬站起身，走到窗口，望着被云层遮掩的月亮深深叹了口气：“白惠哪……你怎么变得这样……”

白豪看了看“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牌”，心中激动起来：“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工人们奋战盛夏酷暑，为多产优质钢而出力流汗！他倒好，泡在舞厅里逍遥！光六月份舞厅开支就十万！十万哪！”

白豪走至窗边。

窗外，“双白”钢铁公司的霓虹灯闪亮着，但“双”字灯灭了一半，已变成“又”字。

白豪怒气未消：“大嫂，我有个疑问，逛舞厅，一个月就‘逛’掉十万！我真不懂，再怎么跳舞，也‘跳’不掉十万人民币！嫂子，你说说，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颖芬这位尚保留着少许土气的总经理夫人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启口。

白豪追根寻源地：“嫂子，大哥这么挥霍钱财，你既是公司财务科长，又是他妻子，你该知道他的底细呀！他，是不是在……”

颖芬说了声：“他……”还没说下去，两行热泪挂在脸上……

夜空，月亮在云雾中时隐时现。

百乐舞厅小包厢内，阿坦依偎在白惠怀里：“白总，你真好！”

白惠连连打起呵欠。

阿坦也跟着打呵欠：“白总，给我一支‘白烟’抽吧？”

白惠“嗯”了一声。阿坦熟练地从白惠上衣口袋里取出红中华牌烟盒……”

四

小警察电视台办公室的灯光亮着。

小宽、路洋、笑静围着桌边冥思苦想着什么。

钱进打着呵欠，情绪有点烦躁。

徐玲正在启发孩子们：“小记者么，还兼小警察，该有一种特殊的灵感。黄成伟市长在电影院门口，向我们小警察电视台的小记者，出了一道值得思考的题目！”

钱进懒洋洋地：“徐老师，你一张口说了，不就完事了么……”

小宽倔强地：“不！这道题目，黄市长是出给我们的，该我们来找答案！”

钱进泄气地：“找半天了，还是个零分！”

小宽突然举手发言：“答案想出来了！香港被英国佬夺走，是因为英国佬用鸦片毒害中国人，让中国人面黄肌瘦，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然后……”

徐玲点头，鼓励地：“小宽，说下去！”

路洋抢白：“满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战争’打输了！”

笑静也通了思路：“如今我们祖国强大无比，成了东方巨龙，英国佬怕了，只得把香港乖乖地还给我们！”

室内情绪活跃起来。

徐玲高兴地：“说下去。这道题的关键，是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你们这一代人肩负什么责任？”

钱进突然狂叫起来，他捶胸、顿足：“我受不了啦！我要回家！我要去找姐姐——”说着推倒椅子，欲走出门。

路洋、笑静吓了一跳：“钱进，你怎么啦？”

小宽上前挡住钱进，钱进不知哪来一股力气，把小宽推倒在地狂呼着出门：“姐姐，给我一丁点儿——”

小宽爬起身，自语：“他怎么有点像电影里的鸦片鬼……”说着，追出门：“钱进——”

徐玲沉思的脸……

五

晶亮的荷花吊灯下，一桌“麻将”正在“决战”中。

“我糊了！”阿招兴高采烈地：“腊子！”

余茹——穿着打扮土洋相结合的中年妇女，叹口气：“咳！真倒霉！又是三百块！今晚……我输了两千多块了……”

阿招奉承道：“这点儿小数目，对你这位总经理夫人来讲，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屠经理，你说对吗？”

戴墨镜高个儿应着：“可不是么。‘双白’钢铁公司发着呢！白惠老板天天跑我们百乐舞厅，花钱可大方呢！”

秃顶人也凑兴道：“是啊，是啊！白太太输一点儿有什么关系，

找乐才是真的！”

余茹得意起来，“这话倒是。我那老头子，整天在公司忙个不休，把我一个人搁在家里，闷死了！输点儿钱，也解了闷气么。”

阿招：“白夫人，在家闷得慌，上我们百乐舞厅开开心么！”

余茹叹起苦经来：“你们不知道，老头子不让进舞厅，这打麻将……也是偷偷来的。”她看了看手表，“哟！还有一个小时他回家了，来！再打一圈！”

门锁开动声。

小宽开门入室，愣了一下，“打麻将？”便悄悄上前，突然大声喝令：“抓赌！”

麻将桌上的人一怔。

小宽：“好哇！赌到我们家里来了！”

余茹见是小宽，舒了口气，“你这小调皮鬼！来！继续……”

小宽上前捣桌上的麻将牌：“不行！不行！小警察家里怎么允许赌博！”

余茹生气地：“小宽！大人的事，小孩别来管！”

阿招站起身，笑着：“哟！长得多神气！将来呀必定有‘翻头’！”

小宽有礼貌地对阿招：“小阿姨，我这人最不喜欢听这种拍马屁的话。”

屠经理手一挥，“小警察，去睡吧，我赢了钱，给你奖金！”

小宽对屠经理定睛一看，想了想：“那天电影院门口，你……”

屠经理陪笑解释：“真对不起，那天，我正忙着去办件事儿。”

小宽突然冲着余茹：“妈，我不同意在这儿打麻将！”

余茹生气地：“你——”

阿招打起圆场：“算了，算了，我们听‘小警察’的话，不打啦，我们走吧。”说着，阿招向余茹打招呼：“白夫人，下回，我约你呀！”三